

# 音樂製作人 陳浩然

## 從無到有的神奇魔法



▲ 陳浩然說監製須具備良好溝通能力，「入行初期經常走埠做演唱會，機程稍遠的話會在機場買書來看，較喜歡管理學及心理學的書，從中學會與人溝通。」

何時對音樂有興趣，陳浩然 (Edward) 說早在小五、六時萌芽，「依稀記得是音樂堂，老師未到我就用鋼琴彈出卡通片主題曲，老師見我喜歡鋼琴，總是找機會讓我彈，上了中學，機會還是神奇地繼續出現，中一、二負責彈週會，中四、五負責彈合唱團，全校的人也稱呼我為『琴佬』！學生生涯離不開彈琴，會考成績又託賴不太差，當時面對一個臨界點，到底是追逐音樂夢還是走正常升學路，幸好家人十分支持我學音樂，爸爸雖然沒有任何音樂天份，但卻很喜歡聽我彈琴，在他們支持下，決定入大學選修音樂。」

程。大學 year 1 在太古廣場兼職彈琴，認識了幾位行業前輩，經介紹下到了鍾鎮濤的 Wave Music Works 做學徒，



▲ Edward 是近年音樂頒獎禮常客，圖為他於 2021 年度叱咤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獲叱咤樂壇監製大獎。

作為獲獎無數的歌曲監製，陳浩然 (98 崇基音樂) 合作過的歌手多不勝數，由鄭秀文、郭富城、陳奕迅到近年的 MIRROR、方大同、林奕匡、陳柏宇，見盡樂壇近二十年變遷。作為製作人，他認為最重要是因應情況作出合適專業決定，「正如法國菜及茶餐廳同樣有捧場客，最重要是好味，每次製作時了解各樣前設，自然能取得平衡。」

### 遊走古典與現代之間

在中大主修古典樂，陳校友卻往流行音樂發展，「主要是認清自己能力，沒太多耐性也不太享受練習過

沒有住宿的我，日間在中大晚上就在錄音室，錄音室成了我的宿舍！在那裏除了鍾鎮濤外，還認識了鄧建明及雷頌德等多位前輩，不同的學習機會讓我融會貫通慢慢併湊出屬於我的風格。我時常將此故事掛在口邊，一來以曾經跟鍾鎮濤共事為傲，二來他對於提攜樂壇後輩真的不遺餘力，試想像我那時什麼也不是，也給予工作機會，他甚至會開放部分錄音室時段予年輕人夾 band，是令人最欣賞的。」

雖然沒有走上古典音樂的路，但中大教授對他影響很大，「首先當然是陳永華教授，我雖然跟他學作曲，但更令我欣賞的是他領導學系的能力，以及作為指揮的魅力，覺得陳教授很有型及厲害，文武兼備且有良好人脈，從他身上學懂不少待人處事的態度。另一位是紀大衛教授 (Prof. David Gwilt)，我讀書時他已榮休，本以為沒機會上他的課，卻有幸在 year 3 給

他教到配器法 (orchestration) 這課，教授將簡單伴奏音樂變成管弦樂的技法，非常實用，直到今時今日我依然應用到流行音樂之中。」



▲ 1998 年中大畢業，陳校友（前排右一）稱讚中大「當中的知識及人物讓我明白世界很大，個人成就遠遠未達偉大的階段，提醒自己要保持謙遜 (stay humble)。」

一般人以為流行與古典音樂扯不上關係，Edward 卻認為，「正如紀教授俏皮地將配器法活現學生眼前，令我明白到古典音樂並不古板，而且能與社會接軌。我由入行到現在，也不時將手上項目結合古典音樂的元素，例如姜濤新歌《濤》加入了男女四部合唱，今年年初陳柏宇《覺醒音樂》演唱會，就將流行樂手與一隊 3、40 人的管弦樂團混合起來，將陳柏宇的歌曲管弦樂化，但卻並非用傳統做法，而是將管弦樂與流行音樂如 Hip-hop、R&B 等互相聯乘，要多謝中大帶給我的音樂知識，添加了很多能量及信心，令我可以完成不同項目。」

### 心態影響結果

擔任音樂監製多年，陳浩然說監製的工作是由無到有，「監製就是要由零開始，令一首歌能夠面世，過程中牽涉很多程序，包括作曲、填詞、編曲、錄音、後期製作等，還要負責控制預算及時間，而且與各個持份者合作時有不同面向，等於一般人跟醫生溝通，不會懂得醫學術語，但作為監製卻要懂得填詞人、編曲、作曲的語言，即使去到錄音階段，也要懂得跟

歌手交往，如何能令他發揮到最好，與唱片公司則要利用商業語言，協商過程中的各種細節，當中牽涉不同範疇的事情，由行業頂層到底層的所有人也要認識，不同項目需要不同人去助你協力完成。」

一件作品要成功，陳校友說不外乎幾個重要元素，「當紅流行藝人、作品有好的題材與及唱片公司高超的宣傳技術，三大元素中具備任何兩個，作為行業內的專業人士，如果這些元素均準備妥當 (in good shape)，除非製作時間很趕及不理想，或是低估了需要付出的努力，否則是不應該出現差池的。當然有些情況，不具備以上元素也跑出的，林奕匡就是例子，製作《高山低谷》那首歌時，市場對他沒有太大期望，甚至連他本人也承認這是最後一次盡地一煲，在沒有什麼可以輸的情況下，他選擇做回自己，觀眾終於見到他的努力而向他投下一票。所以做任何決定大多取決於專業知識，但有時卻是心態影響結果，對作品有信心並將它做到極致，是防止做錯決定的好方式。」

### 回歸初心培育新血

在九十年代尾入行，陳浩然說每個年代均有各自挑戰，但未來香港流行音樂要走下去，首先要做到兩點：「一是新血，要有新的歌手、公司、幕後製作人帶來新的景象及觀眾，我聽過有理論說，世上任何事情如果沒人去管理及維護，只會向衰退及混亂的一面發生，新血猶如身體新陳代謝，填補會老化的部分；二是可持續性，原因是香港市場偏細，音樂作為娛樂事業，它不像其他商業服務般不可或缺，所以要維持其可持續性，舊人面對新人的挑戰時，在自由市場之下有機會被淘汰，懂得放下身段與新生代連接，發揮出來的力量會很大。八十

年代香港娛樂產業仍有外銷到周邊地區，但千禧年後卻只集中入口其他國家的音樂，令觀眾聽海外音樂比本地音樂還要多，我覺得本地技術需要持續進步，與國際級數接軌，才能令香港音樂具備可持續性。」

談到新血，不得不提陳浩然於 2006 年成立 Edward Music Production (EMP)，簽入徐浩、Cousin Fung、等有潛質的音樂人。「我認為是鍾鎮濤教曉我，做音樂愈多人會愈開心，很多人說創作是孤獨的，所以想成立一個平台 (hub)，將音樂人聚在一起，滋養出不同作品。這樣做的原因並不是想獲得稱讚或感謝，也並非上司下屬關係，而是『識英雄重英雄』，只希望找到志同道合的人，盡力做最好的東西，站在巨人肩上 (stand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) 是應該更有成就，我更加樂於玉成此事，推動身邊人做得更好，也鞭策我再做好一點，他們也自然會追隨我的步伐，彼此愈做愈好。」

對於想入行的師弟妹，他說首先要讓人認識你，「我入行時，娛樂圈仍是神秘行業，門檻依然頗高。20 多年後的今天卻是另一個極端，機會遍布身邊，但入行及讓人認識後，下一步要如何令自己持續活躍，我就建議他們趁年輕要令基本功紮實，不論軟硬實力也須同樣兼備，千萬別沉醉於短時間的成就，沒有擺心機做好下一步，機會一來也沒有能耐去把握。」



▲ 監製過的演唱會逾 160 個，包括 2019 年《潘迪華音樂旅情演唱會》。